

凤凰文库·外国现当代文学系列

おかしな二人組

奇怪的二人配 (中)

愁容童子

[日本] 大江健三郎 著
许金龙 译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译林出版社
YILIN PRESS

凤凰文库·外国现当代文学系列

おかしな二人組 奇怪的二人配 (中)

愁容童子

[日本] 大江健三郎 著
许金龙 译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译林出版社
YILI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奇怪的二人配:被偷换的孩子 愁容童子 别了,我的书!/(日)大江健三郎著;许金龙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10

(凤凰文库.外国现当代文学系列)

ISBN 978-7-5447-0536-3

I. 奇… II. ①大… ②许… III. 长篇小说—作品集—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24308号

CHANGELING/UREI-GAO NO DO JI/SAYOUNARA, WATASHI NO HON YO!

By OE Kenzaburo

Copyright © 2000/2002/2005 OE Kenzabur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KODANSHA LTD. Tokyo.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OE Kenzaburo,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8 by Yilin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07-266 号

书 名 奇怪的二人配

著 者 [日本]大江健三郎

译 者 许金龙

责任编辑 叶宗敏

装帧设计 武 迪 姜 嵩 顾晓军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47号,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新博览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960 mm × 1304 mm 1/32

印 张 29.375

字 数 714千

版 次 2008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10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447-0536-3

定 价 85.00元(共三册)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向我社出版科调换。

目 录

序章	看啊,我将眠于尘埃之中!	1
第一章	与《堂·吉诃德》同归森林	12
第二章	阿欲、阿欲、阿欲!	26
第三章	通往梦境之路	41
第四章	与“白骨军团”的奇异冒险	57
第五章	“普通人”的苦楚	71
第六章	那事儿和痛风	88
第七章	孩子的堂·吉诃德	103
第八章	《桃太郎》	118
第九章	残酷与欺瞒	135
第十章	争夺恋人	151
第十一章	照看西乡先生爱犬的“童子”	169
第十二章	神童寅吉的图像学	184
第十三章	“苍老的日本之会”(一)	198
第十四章	“苍老的日本之会”(二)	211
第十五章	失去了的孩子	226
第十六章	医生	239
第十七章	“自己的树”的规则	258

第十八章	“苍老的日本之会”(三)	275
第十九章	拥抱喜悦!	290
第二十章	与“白月骑士”战斗	305
第二十一章	阿维利亚内达的伪作	323
终章	被发现了的“童子”	342

序章 看啊，我将眠于尘埃之中！

1

母亲送给古义人一块地皮。在古义人的记忆里，幼少年时期，那里曾耸立着参天的辽杨。最初提起这个话头的时候，母亲已年愈九旬，但头脑尚清晰。在那之前，古义人每隔上几年会回到四国那片森林中的山谷里，母亲九十岁以后，便大致每年都要回去。确切的日期已经记不清了，就季节而言，应该是在五月中旬。

“年岁大了，身上就有老人的气味了，”母亲从大开着的门窗向对岸望去。虽说那里都是些早已看惯了的树木，可在古义人离开山谷后的岁月里，林木越发巨大了，润泽的新叶形成一面耸立着的峭壁，其上方被裁剪出一片不见浓淡和阴影的蓝天，而林木的下半段还沉浸在拂晓的灰暗中，唯有这边河岸上的电线杆顶端沐浴着上游方向洒来的阳光。用金属箍条固定在混凝土电线杆上的变压器，以及上下都绕着线圈的那排绝缘瓷瓶，在一同反射着光亮。尖嘴和脚爪均为黄色的两只鸟停歇在旁边。

“那种鸟啊，不会继承文化哪。”母亲说，“以前呀，一对白头翁夫妻，用它们的尖嘴啄电线杆顶头的金属玩意儿，还发出咚、咚、咚的声响呢。

你得奖^①那阵子，町上的人来问我有什么愿望，我就告诉他们，电线杆头顶的那金属玩意儿不是没什么用处吗，每天一大清早，我都被鸟啄那玩意儿的响动给吵醒，想把那玩意儿给取下来。

“不过呀，町上的人却告诉我那很难办，说这归电力公司管……话虽这么说，从第二天早上起，大概有一个月吧，总有位拿着竹竿的年轻人坐在电线杆下面。

“那对白头翁第三代或是第四代以后的后代，也就是现在这对夫妻，就把咚、咚、咚地啄那金属玩意儿的技术给忘了！”

这么一番开场白之后，母亲接着说起了地皮的事。“山谷周围的山林呀，就算开垦出田地、建上屋子，一旦撒手不管，很快又会长满杂草。建在天洼地柑橘田里的房子也是这样，住在那里的总领事死后，现在呀，听说从池塘边通往那里的道路毁坏了，入口的大门也不能顺当开闭。假如把那所房子移到十铺席^②的岩头，不就可以成为你读书和工作的地方了吗？也曾把那里租给养猪人一段时间，可村民们发起运动，老早就把养猪人给赶跑了，所以现在不会有臭味了。那可是通电通水的原样呀。”

古义人记得自己曾被领到建在天洼斜坡上的那所房子里几次，对表兄那原外交官的情趣颇为欣赏。

母亲虽然没有立即催促答复，却告诉住在当地的妹妹阿纱，说是只要决定下来并通知一声，就马上开始动工……

“你一直在考虑我回山谷里来生活的事吗？”

“不是一直……只是时常，我时常那么想罢了。”

“我曾经这么说过吗？”

“如果自己都不记得，那就不是真心那么说的吧。……你对‘童子’一直感兴趣，即使去了东京的大学，还说什么时候要回来搞这方面的研

① 本书作者大江健三郎曾于199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② 铺席原为日本以草席为单位计算房间面积的量词，本书中的十铺席则表地名。

究。可是……”

母亲耷拉下脑袋，不停地来回蠕动着口腔深处的肌肉。古义人想了起来，母亲也曾用过这种一味沉默不语的方法富有成效地惩罚孩童时代的自己。耸起肩头蹲坐在被炉^①对面的身体满是油垢，透着些微黑色，活像在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见过的木乃伊。因为大清早刚起床不久，遮住耳朵的头巾尚未及缠上，小小脑袋上的白发发际现出淡淡光泽，耳垂尖一直伸展到颌部附近。

“有关‘童子’的一些思考，确实曾经对妈妈不时说起……”

“阿纱告诉我，你把它写到了很长的小说里，我也读了！我在想，还是孩子那阵子，你倒是更认真地在考虑‘童子’的问题……情况或许并非如此，也说不定什么时候你会回到山里来，开始着手‘童子’的问题。……不过，这也许只是我自己认的死理。”

母亲那直勾勾盯着古义人的双眼，眼睑内满是阴翳，而且像是就要燃烧起来一般。

母亲显现出近似愤怒的失望。古义人面红耳赤，如同上大学期间返乡省亲时那样，任由母亲观察自己。在这期间，母亲的心情开始出现变化，她陷入了掺混进来的另一种有别于愤怒的情感。

“听说吾良君自杀了。你们谁都没告诉我，我也就一直都不知道。还是去看病的时候，在红十字医院的候诊室里，读了那本把一年前的旧事翻出来重提的周刊杂志。本来，我可能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死去，现在，却要在了解这一切之后走向死亡了。”

“……吾良君去世了，无论你是否真的想要彻底解脱……都不会有朋友劝你不要多愁善感了。真是难为千桎君啦！”

母亲再次闭上嘴，犹如握紧的拳头般大小的面庞已经褪去红潮，泪水却从满是灰黑色的眼中流淌下来。

① 日本民宅内取暖用的矮桌式暖炉，桌面以及四周覆盖棉被，取暖者将双腿放入矮桌底下。

那已经是三十年前的事了。阿纱尚未结婚时,每逢冬天便会穿上方口和服罩衣,用纱巾缠裹着脖子。当时,围绕刚刚发表不久的长篇小说《橄榄球赛一八六〇》所作的那篇采访,她推搡着询问回乡省亲的古义人。

古义人叙述了那时的危险状况,说是这部长篇小说由两个主题构成,一是百年以前发生在四国伊予的那场暴动,另一个则是自己也投身于其中的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斗争。在苦苦思索如何将这两场斗争结合在一起的那些日子里,古义人不知道该推紧挨着的两扇门中的这一扇抑或另一扇,甚至怀疑正说着话的自己是否真的存在。在持续了许久的抑郁后,一天下午,他去了江之岛。因为还不到季节,海滨沙滩上空空荡荡,他便独自坐下,酌起袖珍酒瓶里的威士忌。古义人平日里可以轻松连续游上两三个小时的自由泳,当时他认为,只要往远方的海面一直游下去,缠绕在身的烦恼就会烟消云散,所以,便带来了泳裤和潜水镜。古义人在沙滩上换好泳装,径直走向大海跨入水中。就在从膝头到大腿都沾上冰凉的海水时,一阵耳语般的话语从头部后方传来:

“做这种多愁善感的事,那可不行!”

古义人折回岸边,庆幸泳裤尚未濡湿,便直接套上长裤并穿好衬衫,来到回去需要乘坐的江之岛电气铁路的车站前,买了一条活着的小章鱼。章鱼和海水一同被装入塑料袋,古义人将袋子放在膝头坐了下来,但在换乘小田急线后不久,像烧黑了的铁丝般的章鱼触须前端,从塑料袋口的打结处探了出来。古义人提起触须试着掐了一下,却丝毫不见畏缩的模样。在这期间,章鱼早已敏捷地露出整个身子,刚刚滑溜到膝盖上,随即便跳了下去,爬行在电气列车的木地板上。像是面对司空见惯的变故一般,古义人在周围乘客的注视下缓缓起身,将塑料袋扣了上去,章鱼随即在袋中残留的海水里平静下来。

“真是手法娴熟啊。”乘务员向这边招呼道。

“是带在身边散步去的吗?”一位女性也询问道。

“它在海边好像心情要好一些，因此，只要有空闲，就带它去运动运动。”

到家以后，古义人在印有迪斯尼标志的乙烯大泳盆里注入水，并将章鱼放了进去，只见来回游弋的章鱼令人目不暇接地变幻着色彩。吾良偶尔到附近的摄影棚来调配戏装，结束工作后顺便来到这里，古义人对他说出了章鱼表皮色素后，又说了自己在江之岛想要游向远海的事。于是，正天真而率直地大笑着的吾良，随即显露出一股冷峻和极为认真的神态……

对阿纱如此这番地进行说明时，母亲本来在能够听到里间说话的厨房里准备晚餐，这时却将双手在西式围裙上擦着走了进来。那种西式围裙和遮住耳朵的头巾一样，与山谷里的传统样式全然不同。母亲站在那里开始了对古义人的说教：

“假如是一些不改口就不方便说的话，那就干脆从一开始就打消这个念头！就算你那时想要下海，不是连你自己也不明白是否真的想要彻底解脱吗？对于从你头部后方传来的话语，我认为呀，听了后沉默不语的吾良，回家后也许通过千桎君进行了警告……

“在千桎君打来的电话里，我可听说了！知道千桎君要嫁过来时，尽管我在担心，不知道你是否会认认真真地活下去，却什么也没说。……说起来真是对不住，即便你们结婚而且生下了阿亮，我还在想，你会不会突然又冒出那个念头。”

2

同古义人聊过此事后不久，母亲接受了一位女研究者长时间的采访。那位女研究者说是为了给松山一所大学的学报撰文而来的。此前，母亲曾在古义人获奖时上过电视，认为古义人“大概不会再回村子里生活啦”，节目主持人便应声道：“这对大妈您就不合适了。”母亲只对那人说

了句“是对他吧？”便沉默不语。与研究者之间的对答，中途被在家里露面的阿纱做了录音并保存下来。学报尽管多处引用了采访内容，却既没有给古义人也不曾给母亲送来。

阿纱又是怎么产生录音念头的呢？那是因为有人告诉她，研究者走访了街上一些与母亲素无交往——其中甚至与长江家长期对立的人家，以确认古义人的家族谱系户籍上的问题。

事实上，提问的前半部是围绕谣传所进行的追根究底的查考，谣传的内容则是唯一的继承人外祖母曾建起戏园子，并与在那里演出的艺人私奔，在一山之隔的地方过起了日子。在阿纱向研究者提出异议后，便转而查证古义人基于当地的地形、历史以及民间传说而创作的小说是否忠实于曾实际发生的事件。对于听了录音的古义人而言，毋宁说，看穿对方意图的母亲所做的回答更为有趣。面对母亲长久反复思考的针对自己的批评，古义人也必须正面对待。

母亲这样说道：“……我只读了很少一部分，古义人写的是小说。小说不就是编写的谎话吗？不就是想象一些谎话世界吗？不就是这样的吗？要写真实事物的话，可以用小说以外的形式来写嘛！

“……即便如此，你仍然认为，那是作为本地的历史而编写的，扎根于口头传承的民间故事之中？

“说起来大致是这样的。编写出来的故事怎么能说与这个世界中真实存在的物、曾发生过的事，以及应该存在的事物没有丝毫关联呢？你也读过《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和《小王子》吧？那些特意编出的故事在现实生活中不也是不可能存在吗？尽管如此，假如这个世界上没有实际存在的相关事物，那些故事还能写得出来吗？没有那阴暗悠长的深穴，故事就不会有开头的那些情节吧？在接下去的情节中，假如没有那些蟒蛇、大象和帽子，孩子们还会从中感受到乐趣吗？

“……就是在你的调查之中，你所打听到的我们家族所有成员的来历，听说与事实也并不一致。

“我觉得这没什么奇怪的,因为古义人写的是小说,编的是谎话。对此,你是否还在怀疑,为什么要把真实存在的事物弄得含混不清并掺合到故事中来?”

“那就是为了给谎话增加吸引力!”

“……你问到了伦理方面的问题,那正是像我这样上了年岁的人,每天早晚所考虑的问题。人呀,只要到了随时都可能死去的年龄,他就会考虑,就这样死去也没有遗憾了吗?……只是在那之前,写小说的人是没有时间考虑伦理问题的吧。在那个过程中,他一旦醒悟过来就会发现,自己眼看就要被此前编写的大量谎话之山掩埋!小说家到了这个年龄,可能也会考虑‘就这样死去也没有遗憾了吗?’

“他们还能从谎言之山下面的蚁狮洞坑中亮出一张纸,声言‘这可是真实的事物’吧?这对上了年岁而且面临死境的小说家来说,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啊!”

“像你这样专门研究故事的学者,知道各种各样的实例吧?不是也有人上了年岁后离家出走,最后死在了火车站吗?早在一百年以前的俄罗斯!”

3

尽管从母亲那里得到十铺席的地皮,古义人并没有将移建天洼的房屋工程提到日程上来,后来却又发生了许多事,便出乎意料地考虑提前进行安排。

细说起来,起因是发现母亲患了癌病。虽说还是初夏时节,阿纱却觉察到母亲再也挨不过冬天,就前来建议在那之前,把那块十铺席宅基地的用途落实下来。古义人刚刚应承,那边就立即开始进行地基施工。为了筹措工程费用,他只能答应去作几场讲演。在进入移建阶段时,东京又发生了几件事。其一,是吾良那位年轻女友在柏林产下孩子,决定独自将孩

子抚养成人,于是千桎便要前往柏林照料她。

另一件事情,则是十年前便开始研究古义人小说的一位美国女性来信,说是为了在日本进一步研究这个课题,已经争取到了古根海姆奖学金^①。那位女性名叫罗兹,打算住到四国山谷间那块土地上,围绕形成古义人小说背景的环境而撰写她的博士论文。移建到十铺席宅基地上的房屋,在设计上保留了原外交官的情趣,由于配置了地道的西式设备,连同罗兹在内,古义人和阿亮是可以在那里起居生活的。

就在古义人对这一切尚未制定具体计划、仅仅停留在考虑阶段之际,阿纱又提出一个让人难以推脱的建议:秋末之前,想把阿亮接到正在山谷间的本家卧病的母亲身边,由自己来照看阿亮。千桎前往柏林的日子临近了,动身前有必要到山谷间的村里来打个招呼,顺便看望病中的公婆。于是,千桎便带着阿亮飞往四国,一个星期后,古义人则准备前往老家将妻子接回东京。

因为这个缘故,在母亲生涯中最后那段时期,古义人得以在母亲身边度过了三天时光。据本家的侄儿夫妇所说,自新年以来,母亲从不曾像现在这样有精神。即便对古义人,母亲也显得和蔼可亲,只是已经无力像与女研究者对谈的录音中那样有条有理地谈话了。

下午就要回东京去的那天早晨,古义人来到母亲身旁坐下。母亲躺在里间的被褥上,无论从身材或是感觉上看都显得非常小巧。阿纱用四轮驱动的吉普车带阿亮去了古义人始终无暇前往的十铺席宅基地施工现场,因而里间只有古义人和母亲。母亲似睡非睡,看到为回东京而收拾行李的古义人正要把阿亮的一张CD光碟放入旅行提包,便开口说道:

“那可真是不可思议的音乐!我刚这么一说,阿纱就笑了起来。不过,倒像是西洋味的巡礼歌……”

^① 该项奖学金由泰坦尼克号遇难事件幸存者之一、美国冶炼公司(ASARCO)创始人古根海姆所设立。此外,古根海姆还设立了古根海姆美术馆。

古义人打量着自己手中的 CD 光碟纸套,上面印有蒙了蜘蛛网的年轻人青铜头像,以及远处清晰可见的林木。

“这是一位非常了解阿亮的音乐才能的编辑赠送的。”

“阿亮告诉我,为合唱伴奏的是高音萨克管。以前我一直以为,那种乐器好像是演奏爵士乐的……上大学那阵子,你也曾听过……”

“那是挪威的演奏家在与合唱队一同即兴演奏,合唱队正唱着古老的教会歌曲。不过,他演奏的音乐,与爵士乐还是有很大区别的。说到巡礼歌,听上去倒是有那种感觉……”

“你给我再放一遍阿亮最喜欢的第一支曲子吧。”

古义人一边倾听着四声部合唱中壮丽无比的高音萨克管,一边阅读着歌剧脚本,这是十六世纪作曲家克利斯特巴尔·德·莫拉莱斯的作品《死者的圣务日课》中的一首曲子《请宽恕我吧,主啊》。

“阿纱说是要把那上面的文字念给阿亮听,却只认得 ecce 这么个单词。阿亮听了后也没在意,只是说没关系,因为自己听得懂音乐。那是古老的语言吗?”

“是在教会仪式上演奏的曲子,所以是用拉丁语创作的。不过,我认为来自于新约的《约伯记》,因为曲名是《看啊,我将眠于尘埃之中》。经受了诸多苦难的约伯好像在向神明祈祷,却又像是谢绝,其实是在抱怨说,今后请不要再照看自己……也就是说,他要求‘请宽恕我,我将眠于尘埃之中,即便清晨前来寻找,我也将失去踪影’。”

一如孩童时代的古义人每每饶舌时,母亲惯常表现出的姿势一般,她并不答腔,一直沉默不语,以至古义人怀疑母亲是否又昏昏睡去,及至抬眼望去,却发现母亲正将那只较大的耳朵从头巾上捂住,陷入了沉思之中。古义人意识到,较之于母亲的这个动作,毋宁说,自己对这种姿势本身倒是具有更深刻的印象。这时,母亲用自言自语般的语调再次说道:

“每当向阿亮问起有关音乐的问题,他总是亲切地回答我。不过呀,假如过细地询问他想吃什么、想干什么时,他就会微微侧过脑袋,露出仿

佛一下子拉开了距离的表情。”——对了,这正是阿亮的姿势。古义人恍然觉察到这一点。这也是与阿亮有血缘关系的吾良的姿势!

“我觉得,这种姿势正是‘我将眠于尘埃之中,即便清晨前来寻找,我也将失去踪影’!因为阿亮无法尽情表达自己的情感。不论对象是亲属……还是上帝……”

母亲随之再度沉默不语,古义人在母亲身旁将那张CD光碟放入纸套,一同装进旅行提包。刚刚收拾妥当,便听见阿纱的欢笑声从大街上传来。看这情形,她与阿亮正要穿过未铺地板的门厅走入内厅。

“我们把汽车停在十铺席宅基地上方的高地,眺望着下面的山谷。”阿纱停下话头,期盼阿亮深切点头表示赞同。“……真木本町的消防车鸣着警笛,从下游方向开了上来。”

“什么地方失火啦?”

“今天是消防纪念日,”阿纱撇开母亲,抢过话头说,“道路弯弯曲曲,警笛声因此而不断变化,一会儿显得慢慢腾腾,一会儿却又显得劲头儿十足……阿亮觉得有些滑稽可笑。阿亮,听上去是不是有多普勒效应?”

“在短二度之间!”

“阿亮呀,无论学什么东西,都要比古义人准确呢。”

“就是嘛!”母亲使劲儿地表示赞同。

回到东京以后,古义人告诉千桢:看这情景,母亲或许可以撑过这个冬天。阿纱本人也开始上了年岁,因此而越发胆小了吧。

千桢这才说起把阿亮送到老家后赶回东京时不曾提及的事情。一位每周上门两次的护士对千桢说了自己是吾良的影迷,然后便将毛衣捋至胳膊肘,露出两只胖嘟嘟的白皙胳膊:“是老太太抓的。”说着,便让千桢看那里的新伤旧痕……此外,千桢本人和阿亮深夜才赶到老家,因而当时未能见上母亲,第二天清晨,便听到了母亲祈祷先祖的粗大嗓门……

“尽管如此,我们上前问候过后,她就变回到原先的公婆,与阿亮一同听起音乐来。接着,就说起了有关你的事情……话语如同以前接受采访

时所作录音的续集似的,因此,我觉得好像事先作了准备。不过,说法倒是非常符合公婆的身份……从我的嘴里说出来或许会对你造成伤害,回来后也就没再提起。”

紧接着,千桎转达了公婆的意思:古义人编写的谎言小说将来堆积成山,本人也上了年岁后,如果能写出哪怕一小页纸的真实故事,也希望大家能够相信那确实是真的。无论是古义人为了怀念吾良而前往柏林工作期间,还是在那之后……

4

二月中旬,每逢收看气象预报都担心四国的寒冬仍将持续,不久后母亲就去世了。千桎这时已经去了柏林,古义人便将阿亮托付给他妹妹,独自一人回去参加葬礼。与阿纱谈起来后被告知:母亲认为古义人应当写的所谓真实,大概与“童子”有关。

“弥留之际,老祖母可是说了,古义人应当写‘童子’。不过,说起‘童子’的故事,即便在这里土生土长的人,也有一大半并不认真看待吧。包括到家里来的那位女研究者在内,最终肯定是谁也不会相信……”

“尽管如此,老祖母仍然认为‘古义人最终还是要写的,因此,我想请阿纱和千桎相信这一点’……”

“为什么一定要把‘童子’的故事写在虚构的蚁狮洞坑深处胡乱挥舞的纸片上呢?”有点儿感到意外的古义人说道,“老奶奶终究还是有些糊涂了吧?”

狭长的海角从向四周展开去的山林中往海里伸探而出,火葬场被围拥在海角上郁郁葱葱的小小阔叶树丛里。古义人与身着丧服的妹妹一起站在火葬场前狭小的草地上,这番话刚刚说出口,却随即沉默下来,感到周围存在着树叶一般难以记数的诸多耳朵,不禁吃了一惊,担心自己刚才那番话语已被分毫不差地悉数听去。

第一章 与《堂·吉珂德》同归森林

1

早在搭乘飞往四国的喷气客机之前，古义人就注意到那几个身穿藏青色西服套装的家伙。他们凑在一块儿，表情严肃地商量着什么，甚至还向阿亮和自己这边扭过粗壮的脖颈。由于照顾阿亮腿脚不便，父子俩被安排在第一排座席，因而到达松山机场后最先赶往抵达大厅，那帮家伙却在行李领取处轻快地追了上来。

一个家伙如同金刚似的站立在古义人面前，从容地招呼道：

“长江先生，您辛苦了。都是同一个方向，就送送您吧。一路上，也好听听您的高见！”

“路途遥远，汽车对我儿子不合适，还是乘列车回去更方便一些。”

“那么，我就送你们到 JR^① 车站吧。”

“你们并不往车站方向去吧。”

古义人把传送到面前来的两个硕大的旅行皮箱放到地板上。三个大

① 日本国铁 (Japan Railways) 民营化后的名称。